

由唯心論
到唯物論

普勒哈諾夫著

高晶齋譯



新生命書局發行

俄國蒲列哈諾夫著 高晶齋譯



由唯心論
到唯物論

由唯心論到唯物論

這篇係普勒哈諾夫 (Plehanov) 所著，專論德國有名哲學家黑格爾 (Hegel) 及費爾巴哈 (L. Feuerbach) 的哲學思想和哲學方法。黑格爾雖是一位唯心哲學家，但他所創之唯心辯證法，對於以後德國社會主義者的影響很大。費爾巴哈也同馬克斯一樣，是黑格爾的受業弟子，他是唯物派的一位哲學家，給與以後德國思想家的影響也不算小。該篇內有許多重要的意見，不但可以供給我們研究唯物論的材料，而且足以使我們更清楚的明白怎樣由唯心的辯證法進到唯物物的辯證法這個過程。故譯出以供國人的參考。——譯者

德國的唯心派哲學，對於十九世紀科學發達史，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就是對於自然科學，也有很深的影響。但對於法國的所謂道德政治學那類『學科』(Disciplines) 的影響，更為深大。德國唯心哲學確有決定的作用。牠（指德國

唯心哲學。譯者）提出和解決許多問題，而這些問題之解決，又是對於社會發展進程中科學研究上絕對必要的。我們試舉瑟林格（E. W. Shelling）對於自由（Liberty）和必然（Necessity）的關係這個問題之一例就够了，（參看他所著之超然唯心論之體系。）但瑟林格只是一個先驅而已，而能代表德國唯心主義者，還是黑格爾。

黑格爾對於其祖國——德國——的影響，特別深大，這當然是極其瞭然的事了。但除去德國以外，沒有那國比起俄國所受他的影響深大了，（黑格爾及費爾巴黑對於俄國思想家白林斯基（Belinsky）與費爾巴黑對於喬爾內瑟夫斯基（Chornishevsky）的影響是很大的，著者原註）。若自己不明白黑格爾及斐爾巴黑哲學中最重要的處所，便不能瞭解十九世紀西歐哲學史，和西歐社會科學史，這是不待解說而自明的。但說過這兩位非俄國的思想家之後，就去論那些好像只解決純粹俄國問題的俄國作家，這雖是件勿容置辯的事，但乍然看去，

似乎沒有那樣明白了。我希望下面的解釋，就足證明這件事是勿庸驚異的。我現在還要簡單聲明的就是：黑格爾和斐爾巴黑的哲學系統之帶有科學性一點，是很重要的。我們首先要注意的是，就是這個科學性。現在先從黑格爾說起吧。

當喬爾內瑟夫斯基不得已脫離學術界之後（指他死後。譯者），而俄國前進的分子中間，對於德國的『玄學』，普遍了不加注意的心理時，那我們大半（指俄人大半。譯者）就把黑格爾看作保守的——假設不是看作反動的話——思想家。這是很大的一個錯誤。但至於他的末日，他就大大的不和先前一樣，這是毫無疑問的。當在幼年時，他和瑟林格同坐徒賓根（Tübingen）附近的草地上，栽植自由之樹，並在他的紀念冊上（Album）寫滿『自由萬歲』Jean Jaques萬歲』一類的話。但到他老年著他的法律哲學（Philosophie der Rechts）時，

實際上他（白林斯基很能明瞭當時的黑格爾）是在準備宣佈哲學『合於實際』的思想了。但黑格爾哲學系統之主要而顯著的特徵，並不是在於他老年從理論的前提得到保守的實際的結論。他這個系統，在哲學思想上佔得最重要的位置之一——假設不是惟一重要的——，絕對不是因為這個系統歸到任何特別重要的實際結論，而是因為牠（指他的哲學系統。譯者）着重幾個理論的前提；不但對於宇宙要得一個正確的理論上的立場之思想家要加以研究，就是一般自覺的努力改造周圍社會制度之實行家，也必需瞭解。黑格爾自己也說過：哲學上重要的，就是方法，而不是結果，這就是說，不是什麼單獨的結論。所以我們要從方法的見地，去研究他的哲學。

在他所著精神現象學（*Phenomenologie des Geistes*）上，他把人生比做對話（*Dialogue*），認為我們的見解，受了生活經驗的影響，時常變動，就好像在富於精神的談話之過程中對談人的意思那樣變動。黑格爾把意識的發展過程，

視作這樣譚話的過程，因此就稱為辯證法或辯證進程。辯證法早就被蒲魯東用過了，但只到黑格爾採用時，才有特別深刻重要的意義。讓他看來，辯證法是各種科學智識的精神，去深刻瞭解牠的性質，是很重要的。牠是各個進程各個生命的原則，是外界一切現象的本體。一切事物不但受外界的限制，並且就其本身所含的性質而論，就否認自己，而走到和自己相反的方向去。一切的現象都可取來作證，解釋辯證法的性質。一切都是在流動的，一切都是在變化的，一切都要歸於消滅的。黑格爾把辯證法的力量比擬全權的上帝。辯證法具有普遍而籠罩一切的力量，任何人都不能抵抗的。同時，在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個個現象內，都有辯證法的存在。試以運動(Movement)為例吧。在某個片時，一個動體是在某點上，但又可以說不在這個某點上。假設此體止於此點，那個動體就變為不動的了。每個運動是一種活現的矛盾，每個運動是一種辯證的過程，(Dialectic Process 意即變動的過程。譯者)但一切自然的生命，都是運

動。因此，要研究自然的時候，絕對必須站在辯證的觀點上。黑格爾嚴厲的批評那般忽略這層的自然哲學家，說他們主要的錯誤，就是這般人在分類時，不顧辯證運動的不能抵禦之力量，將那些實際上互有聯繫的東西，用一種不能逾越的鴻溝去分類。以後生物學上變態的主張 (Transformism) 那樣有力，就足很明顯的證明了這種指責是有很嚴重的理論根據的。我們眼見到的化學上的驚人的發明，也同樣的可以作為完全的證明。自然哲學，在黑格爾的系統中，是極不重要的一部分，這是毫無疑的。但在『論理學』『歷史哲學』及一般的社會哲學以及『精神哲學』上面，黑格爾是很有力量的。他給十九世紀社會思想發展的影響，更是一種特別的供獻。

但是更要注意以下所述：黑格爾是站在進化的立場上的，但瞭解進化，也有種種不同。就是現在還有自然科學家慎重的述道：「自然不能突進的發展」。社會學家有時也這樣說：社會發展是依漸漸的、慢慢的道路而完成的。黑格爾的

意見，與此相反，並主張在自然界和歷史上，突進是免不掉的。他說：「生活的變動不只是量的變動，而且是質變量變質的變動；後一類的每個變動（指質變量變質。譯者）就是漸進的破斷（Ein Abbrechen des Allmählichen），而生出不同於以前的新現象。譬如冷天冰結時，不是漸漸的而是忽然的。即到結冰點，而一切不變時，水還是流動的。但當時只要天氣稍變冷時，水立時就變成冰了。我們把漸進的變動，看做只是突進所造成而引出的進程時，才能瞭解進化這回事。無論誰要用一種慢慢變動的見解，去說明某個現象的發生，那末，他實際上就不自覺的承認這個現象業已存在，只是牠（指這個現象。譯者）範圍太小，未曾引起人的注意罷了。若這樣解釋起來，『起源』這個概念，就可代以『生長』這個概念，代以單純的量的擴充。現在的生物學，完全承認「動植物的進化過程中漸進的破斷之意義」。

黑格爾是一個絕對的唯心派。依他的學說，世界進化過程中的動力，最後

還是絕對觀念的力量。當然這是很隨便並可以說是玄渺的立場。後來特梭得林堡 (Trendelenburg) 在他的邏輯的研究 (Logischen untersuchungen) 當中，很不費力的證明以觀念解釋一切，實際上什麼也不能解釋，而且無時能加以解釋。但是我在別處曾經說過：特梭得林堡攻擊辯證法當然只是擊着牠的（指辯證法的。譯者）唯心基礎。特梭得林堡批評黑格爾的辯證法，謂他只是講明純粹觀念的自然運動，而認純粹觀念同時又是一切生命的來源。但不是一般辯證法的性質，都是如此，這只是唯心辯證法的缺點。唯物論者馬克思已將這個缺點除掉了。特梭得林堡反對辯證法的理由，在現在已經失其作用了。就是馬克思自己在他未成為唯物論者以前，還是黑格爾的信徒。

二

若黑格爾好像唯心論者，認為觀念是世界進化的動力，那就錯了。但他如

辯證法者，觀察一切現象以他們的進化爲出發點，那他就是對的了。誰要觀察一切現象，以他的進化爲立場，那他決不是用一種抽象的原則爲度量，去觀察了。俄國喬爾內瑟夫斯基把這點解釋的很清楚。他在他著的歌歌爾時代俄國文學大綱上寫道：「一切受環境空間時間的情況的支配」。這樣就把觀察現象的辨證法的主要特徵形容出來了。這樣的見解會特別的影響過政論界及社會科學。先前在政論及社會科學裏面，往往根據某個一成不變的原則，判斷一切現象，幾乎成了一種習慣：無怪乎法人稱這種科學爲道德政治科學（*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喬爾內瑟夫斯基在書中繼續說道：「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永久是具體的」。「戰爭是吉祥的呢，還是有善果的呢？就一般而論，不能肯定的答覆；必要知道我們所說的是什麼戰爭。讓深受教育的人看來，戰爭是害多利少，但一八一二年的戰爭（指俄國打敗拿破崙的戰爭。譯者）是救了俄國人民的戰爭；馬拉孫戰爭（*The battle of Maraton*）是人類歷史上最幸的事件」。

這是對的。假設這樣說法是對的，那末關於那種社會政治制度是最好的這個問題，就沒有發問的必要了：這也視乎環境怎樣，視乎空間和時間的情形怎樣。從此看來，黑格爾哲學就毫不客氣攻破烏托邦主義了。黑格爾的弟子（此乃專指馬克思而言。譯者）之所以忠於乃師的方法，而變為社會主義者，只因他對於現在經濟制度的科學研究，引他得到一個結論：該制度內部的順序的發展，就能達到社會主義制度發生的境地。社會主義必須成為科學的社會主義，不然，就不會實現了。若明白這點，就瞭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什麼脫離黑格爾這一派了。

再舉別的例子來說明吧，塞（J. B. Say）謂研究政治經濟史（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沒有什麼利益，就是因為亞丹斯密斯——他莫知所以的認為自己是亞氏的後繼者——以前，一切經濟學者都持錯誤的見解。但塞的同時者黑格爾，就不這樣觀察哲學史了。在他的眼中，哲學是精神的表現。因為精神是

往前進的，因為精神是隨人類進化同時發達的，哲學也同樣不停止。每個現在『超羣』的哲學系統，也是牠的時代精神的表現。這就是牠（指每個哲學系統。譯者）相對成立的根據。復次「後來的哲學是一切前時的哲學之結晶，所以其中也定然含有他們的原理」。

只有這樣觀察哲學史，然後他才值得為加以細心而科學的研究之對象。有人指責黑格爾，說他有時任意解釋歷史的材料，使之適合於自己的哲學系統。這種指責也，並非沒有根據。但到現在，他的哲學史講義（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還是一本最好的哲學史，這就是說，最能使

人得到教訓而最能清楚的解釋出各種哲學學說的理論內容的。

黑格爾也用辯證的立場，觀察法律道德藝術宗教。他研究這些『學科』，都是從他們的相互的關係去研究。他說：「只是在某種宗教之下，某種國家的組織才能存在。只有在某種國家組織之下，某種哲學和某種藝術才有存在的可

能。」（見他所著的歷史哲學。譯者）。有人很膚淺的解釋這個立場。他們這樣說，社會生活許多方面中間之一，就影響其餘方面。同時，這一面也受其餘各方面的影響，這就是關於社會現象的交互作用之著名的學說。雖然黑格爾承認這種學說，但他以為這樣還是不足，他說：「由交互作用的觀點，去觀察現象的不足之處，就是在於以交互作用的關係，去抹殺『本身還要加以研究』那個概念。」這是什麼意思呢？假設我能發明出某國國家組織影響他的宗教，而他的宗教也能影響該國國家組織這種關係，那末我的發明也有一部分的道理；但是這個發明，對於這些交互的現象——某種國家組織和某種宗教——從何處而來這個問題，就不能解釋出來了。為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必要再進深一層，明白宗教和國家組織的交互作用，還是不足，仍要闡明國家組織和宗教所依的共同基礎。黑格爾說的好，他說：「主義不但生有作用，而且實際上他生作用後對於自己也有關係了。」並謂交互作用的各面，不能認是固定的，一定認作什麼第

者——『較高的東西』——所生出來的，去加以瞭解才可。

從方法論看來，這種主張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促使我們尋求最後引起人類歷史進化的根本原因。黑格爾自己就以唯心論者的見解，認這種進化的根本原因是世界精神。歷史只是牠（指世界精神。譯者）的『解釋和表現』，簡言之，就是牠（仍指世界精神而言。譯者）的進程。這種進程，是依着階段完成的。每個單獨的階段，有他自己的主義。實現這種主義的，就是當時好像人民選出的一部分人，而這種特殊的主義更決定了當時的精神。黑格爾說：「人民精神的特質當中，就具體的表現出某種人民之意志和意識的各方面及他的實在生活；人民精神的特質，影響他的宗教政治組織道德法律習慣以及他的科學藝術技術。這些局部的特徵，可由人民精神上的普通特徵得知。但反過來說，也是一樣。——從歷史上所研究的人民生活之實際特徵，也能推知這種普通的特徵」。

有許多人把人民精神的特徵，錯用到社會科學和政論上面，這是大家所知

道的事。每個特殊的學說，都能被人錯用，特別當着這個學說已經不合時代精神的時候。某種人民的『精神』，當在他進程的某個階段是具有特徵的。這個學說的本身，並不像讀了外人批評之後那般人所想像的那樣錯誤。『社會中人』具有某種心理，而這種心理的特徵是受一切現成的思想之決定，這是絲毫沒有疑義的。因此，我們稱這種心理為精神，也並無不可。社會中人的心理，是進行的、變動的，這個當然的道理，是要牢記的。黑格爾對於這點是很明白的。此外，還要留意的，就是：社會中人的心理，不能決定他（指社會中人）的歷史發展，而是前者受後者之決定。關於此點，黑格爾就有相反的意見了。『各種人民的精神，能以決定他的歷史命運，也同樣的決定他整個的實際狀況——社會生活。』這就錯了。這個錯誤的來源，是很明白的。黑格爾站在唯心論的立場上，認定生活是受意識的決定，而不是意識受生活的決定。假設採取這種流行的唯心史觀，那末你就得到這樣的結論：社會生活是受社會意識決定的——假

設要用別種說法——是受人民精神決定的。因此，黑格爾說某種人民的精神不但決定——要注意他只說最後決定呀——他的藝術宗教哲學，這就是說，不但決定他思想的全體，並且決定他的政治組織以及他的技術與一切社會關係的全體。他的哲學基礎（唯心的）的無稽之處暴露時，他的錯誤才能看得出來——固然到那時，也不能登時就看得出來。世界精神發展上的每個階段，是由歷史的舞台上每個民族所代表出來的。現在的歷史時期是德意志文化的時期。依黑格爾的學說，代表世界精神發展的最高階段之民族，有認別種民族為達到他自己的歷史目的的簡單工具之權利，這點是要特別指出的。設設現在德國人對於戰敗的敵人，不講客氣，那就是黑格爾之恩典了。

但斯拉夫民族自然不肯急急的承認德國的獨尊。在瑟林格時代，斯拉夫族諸國內一部分智識階級，就很興奮的研究他們民族到底代表世界精神發展中的那個階段呢？！